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戏台上的蟒蛇/周锐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4.11
(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·周锐系列)
ISBN 7-5342-3301-1

I. 戏… II. 周… III. 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1852 号

戏台上的蟒蛇

周 锐 著

选题策划 孙建江
责任编辑 孙建江 王宜清
封面设计 韩吟秋
版式设计 天庐视觉
插 图 郑凯军
责任校对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www.ses.zjcb.com

淳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9.0625

插页 4

字数

印数 1—15000

2005 年 月第 1 版

2005 年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42-3301-1/I·645

定价:13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ZHONGGUOYUJIAOYUERTONGWENXUECHUANGZUO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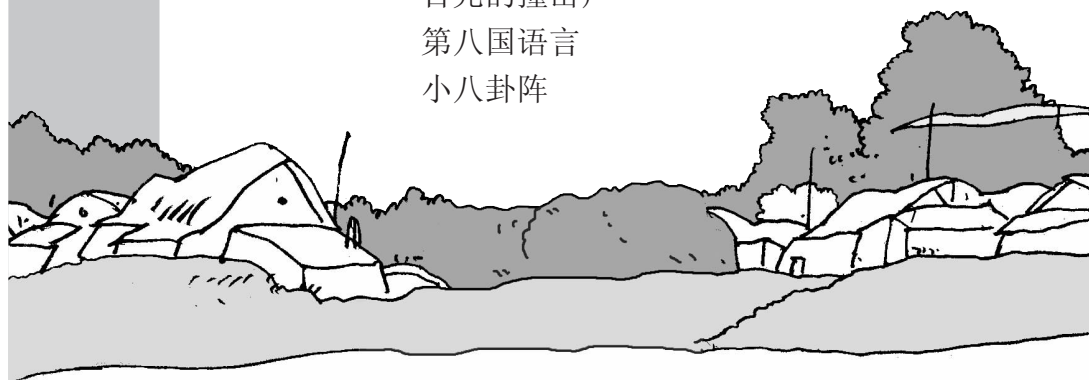
1 锯子与手风琴的合奏

楔子

目光的撞击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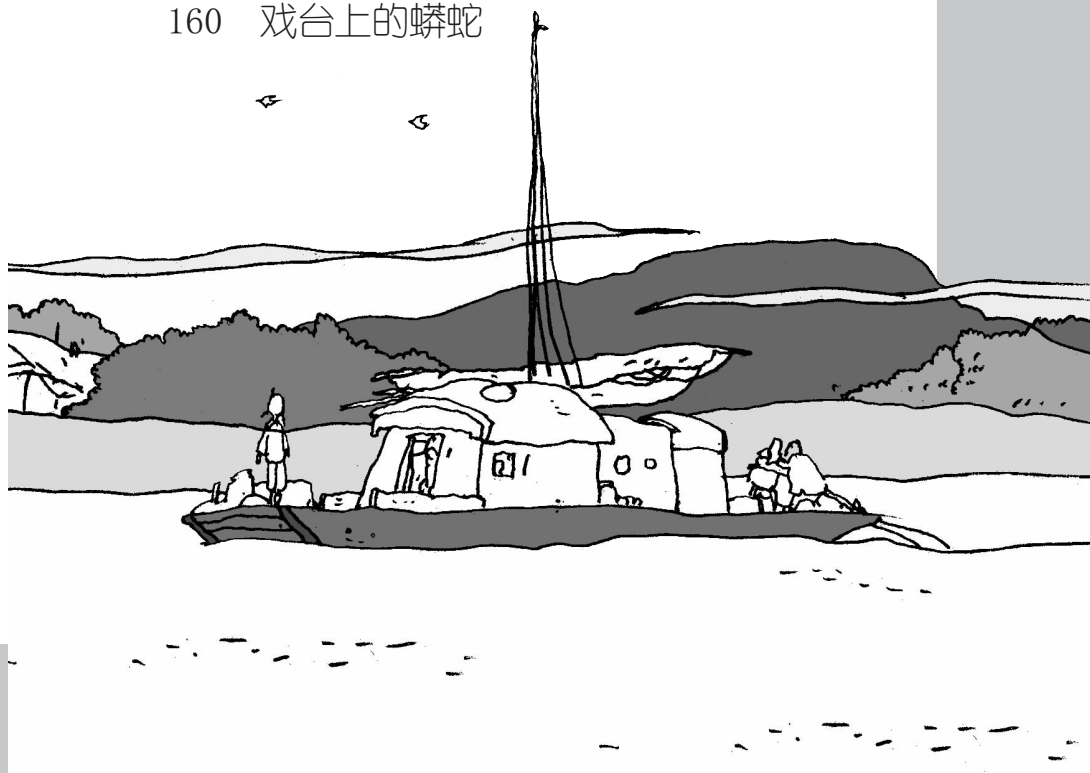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国语言

小八卦阵



“供批判用”
谁破坏样板戏
张玛丽——张抢红
袁十一郎的人动仪
髦毛兄弟
夏每每不好意思
向着西南方的鱼嘴张开了

160 戏台上的蟒蛇



锯子与手风琴 的合奏



楔子

儿子累了,苦恼地把笔一扔,托住左腮。

他不能太用功。他学习用功一过了极限,左边的第三颗牙齿就会发警报,一阵阵地疼起来。

这时他只好看电视,至少看半小时,让荧屏射出的光波和声波治愈他的牙疼。

但有一天,电视机坏了(后来经检查,它的电路板左边第三个焊点接触不良)。

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儿子就来找我聊天，因为他亲眼目睹，有一回我跟邻居范先生聊了一个钟头，把人家的打嗝治好了。

“爸爸，你们那时候不用读书，是吧？”

“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。”

“也不用交作业，像寒假作业、暑假作业那样的？”

“什么作业都不用交。”

“学校不上课，你们就整天在家看电视？”

“那时候没电视——我是说，一般人家还买不起电视机。那时我们家里只有收音机。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广播剧，听里面的老爷爷讲故事。还有一种广播节目叫‘电影录音剪辑’，我们就可以经常听电影。”

“不上课，不读书……”儿子心驰神往着，“那学校里就空荡荡的啦。老师没事做，也舒服死了。不过他们也没办法摆威风了。”

“是的。那是做老师最不威风的时代。”

在那个时代以前，从来是学生怕老师。在那个时代以后，仍然是学生怕老师。可就在那个时代里，老师怕学生。而且不但学校里是这样，所有的地方全都乱糟糟，全都上下颠倒。



“那么，在工厂里，厂长应该怕工人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船长怕水手，元帅怕小兵，市长、省长怕老百姓？”

“一点没错。”

他又想了想：“那时候，猫也会怕老鼠吗？”

“嗯，也许会的。”

目光的撞击声

我们那所中学几十年前原是法国领事馆，两幢典雅的法式建筑东西相向。最漂亮的是中间操场上十几棵粗大的法国梧桐，有法国人的时候，没法国人的时候，学生怕老师的时候，老师怕学生的时候，它们都这样静静地站着，静静地看着。

学校不上课了，但一部分学生还是天天到校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那时每个学校都有 HWB 组织，参加组织的学生都在臂膊上自豪地套着袖章。

那天我走到校门口，看见 67 在围墙上写大标语，每个字有半人多高——



让余星寒发了霉的历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!

我心里嘟哝:“怪不得……”

刚才我路过飞天大楼,见许多人聚在楼下往上观望。

许多束目光射向空中,一个正在跳离楼顶的人即将坠落。

楼下的人们一边观望,一边互相打听。

一位大妈向别人介绍:“这是余老师。”

我知道我们的教导主任住在此处,但这是他吗?余星寒偏瘦,却也不至于瘦成这样,像一挂风筝在楼顶和蓝天之间飘荡起来。

那大妈又述说道:“昨天有一帮 HWB 来找余老师,把他家抄了。余老师就此一句话不说,那张脸眼看着凹进去。一个人不能愁,伍子胥过昭关,一夜愁白了头。咱们余老师一夜就瘦成这样,跳楼都不够分量,今天风又大……”

因为风向问题,余老师一次又一次被吹回楼顶,他只好一次又一次重新往下跳,反正直到我离开的时候,余老师还没成功。

看来昨天 67 他们抄到了余星寒的什么材料,



证明他的历史发了霉了,所以余老师吓得跳楼。

我看着 67 用刷墙的大排刷写字。我讨厌他的人,但喜欢他的字。他写魏体字,但跟常见的魏体不大一样,写得张牙舞爪的,挺有气势。你看那“寒”的一捺,甩着波浪长长地流淌下来,帅极了。那时我自己的字上不了台面,所以十分佩服写字出色的人。

67不是名字,是我跟熊给他起的绰号。(“熊”不能算绰号,因为熊本来就姓熊。)这是个相当高级的绰号,水平低的人根本没法猜。“67”是什么意思呢?他们想不到,要是把 67 看作音乐简谱,它就可以念成“垃圾”。这是受了另一个高级绰号的启发,有人叫有些十三点的女孩“B 拆开”,把 B 拆开就是 13。

67 来了,我们嘴上叫他“六十七”,心里叫他“垃圾”,叫得他莫名其妙,恼羞成怒。叫他垃圾,跟他的外表有点关系,他穿得破破烂烂像个捡垃圾的。但他如果仅仅穿得垃圾,而做得并不怎么垃圾,我们也太衣冠取人了。那时各家孩子多,一套衣服轮着穿,“新老大,旧老二,破老三”是常见的事。我们班有个姓袁的同学排行第十一,那该叫他垃圾冠军了,但他挺老实的,谁也不去嘲笑他,我们叫他“袁十一郎”。这是全班最好的绰号了。

67 写完大字,就在最后署上名——猛虎战斗



组。

他知道我在看他写字,却不回一下头,只在收摊走开时冷笑着横了我一眼。

67跟我不是一个组织。那时学校 HWB 分成两派,一派占了东楼,一派占了西楼。大家就把东楼的叫“东派”,西楼的叫“西派”。我和熊属西派,67 是东派。但这“猛虎战斗组”却从未见过,是一面新的旗号。

我走进西派的大本营。这里以前是教师办公室。

西派里高年级的多,东派里低年级的多。西派里文的多,东派里武的多。西派里老是像一个忙忙碌碌的手工作坊,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十分起劲地流水操作,刻写的,裁纸的,推着油墨滚筒一张张印制的,折页的,装订的,团团转。

他们在印一本小册子,鲁迅的《阿 Q 正传》。他们的本事越来越大,以前只会印些简单的传单,现在的小册子用了双色套印,很像样了。

熊比我早到,他走另一条路,没看见余老师跳楼。

熊告诉我:“我们的纸又被偷了。”

我问他:“留言呢?”



熊说：“还没找到。”

每次搬走东西时，那“好汉”都会留下“革命行动”四个字。有时写在房门上，有时写在桌椅后，有时写在脸盆里、茶缸里……

终于被我找到，我让大家抬起头来——那四个蓝色粉笔字出现在高高的天花板上，用的还是那种张牙舞爪的魏体。天花板上还留下了几个脏鞋印，显示他的功夫有了长进。

熊指着说：“这回多画了一个老虎头。”

“猛虎战斗组！”

刚才 67 写大标语的纸张正是偷了我们的。

其实他并不是为了需要才偷，他偷去的那些纸张、文具都是很容易从总务处领到的，他是故意挑衅。

我们当然不能示弱。

但当然不是拔拳相向，也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

正一笔一画把蜡纸刻得吱吱响的高二的刘理，这时把脸转向我：“秀才，给他来几句酸溜溜的，叫他们哭笑不得。”

我便思索片刻，一挥而就。熊立刻拿出去贴到操场上。



纸 虎

白纸成堆一夜无，
墙头画虎意何如？
不知此虎虽威猛，
破了仍须用纸糊。

——雄狮战斗队

那时虽说不上课了，只要你有心，肯学，还是能学到东西。67学了飞檐走壁，我学了吟诗作词。我原以为绝句就是四句，律诗就是八句，押上韵就行。一次高三的老吴问我：“你写的‘七绝’按照格律了吗？”我不知什么是格律，他就借了一本《诗词格律》给我。原来，格律讲究平仄、对仗、押韵等等，名堂多啦。十三四岁时我的头脑如同海绵一般特别能吸收，不到一星期，这本书中所有的规则和优秀诗词竟都烂熟于心。

熊跑回来了。

我问他：“反响如何？”

他说：“不错，看的人很多，有人笑，有人生气，有人一边生气一边笑。不过，我们的雄狮战斗队出来以后，猛虎战斗组就不存在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

“它被 67 用纸贴掉了。他们改名了，改成‘大象兵团’。”

象鼻子可以卷起雄狮……

熊又说：“67 看到了我，建议我们也改名，改成‘老鼠方面军’，因为老鼠可以钻象鼻孔。”

“欺人太甚！”

“那我们怎么改呢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我们就叫‘巨鲸兵团’吧，鲸比象大。”

我把“巨鲸兵团”写在纸片上，熊接过纸片，拿了糨糊，又跑出去。

67 不会轻易认输，我们要准备像孙悟空大战二郎神那样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斗下去。我多裁了一些纸片，带上笔墨赶到前线。

果然，为了压过我们的“巨鲸”，对方又改变成“捕鲸船”。

我立刻再改——“12 级浪”！什么样的船都能被掀翻！

67 抓耳挠腮了。

我和熊互相拍一下，便要得胜收兵。

67 却又提起他的笔——

“礁石”。





白纸成堆一夜无
墙头画虎意何如
不知此虎能威猛
破皮仍需用纸糊
雄师战斗队

石
兵
团

鲸



不错,再大的浪也奈何不了礁石。又轮到我們出招了。

怎样对付礁石?我不停地转动脑筋,怎样对付礁石?

“炸药!”熊兴奋地大叫。

“可是,”我不怎么满意,“这也太……太没有文采啦。”

熊只好服从我。我们就暂时休战,打成了平手——海浪对礁石,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。

这时67的视线突然转移,我们便也发现,已经轻如鸿毛的余星寒走进了校门。

刚才那条路走不通,余老师只好选择另一条路,也是他现在能走的惟一的路——来做牛鬼蛇神。那时的人们很起劲地互相在身上找霉点,加霉点,或者边找边加,霉点够大够多的人就不能做人了,就做牛鬼蛇神。我们学校本来只有九个牛鬼蛇神,凑不成整数……

67的目光烤了余星寒几秒钟,余星寒脸上便被烤出两块熟螃蟹一样的红斑。这招真厉害,肯定不是与生俱来的,是练出来的绝活。但67看我们时没用过绝活,他轻易不用。

“怎么现在才来?”67把余星寒问得直抖。



余星寒说：“风太大……风一停我就赶来了。”

熊赶紧把操场边扔着的一块破旧小黑板递给余老师：“起风时，你就把它挂在脖子上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我们学校的牛鬼蛇神归 67 管。其实牛鬼蛇神什么人都能管，但 67 最喜欢管，就让他管了，看来他对管余星寒会更有兴趣。

因为余星寒处分过 67，还在他的档案上记了一笔。

那是在初一下半学期，学校里来了个皮肤白嫩的女实习老师，教生物的。她自己就像是一种什么植物，很柔弱的样子。这大女孩一碰就会哭，正因如此，男生们特别喜欢逗她。她在教(1)班、(2)班时连哭了两场，我们是(3)班，听到消息后，便等待着生物课，等待她的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。

教导主任余星寒也知道了这事，在我们上生物课时，不放心地来张望一下。

他来迟了一步，该看到的没看到。

当天的生物课教到昆虫部分，女实习老师讲完一段，对大家说：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举手。”

教(1)班时，大家没有问题，没有人举手，她哭了。因为她自知水平有限，讲得不够透彻，如果学生

